



苗风浦著

三十响的 驳壳枪



二十响的驳壳枪

苗风蒲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二十响的驳壳枪

苗风蒲著

戴敦邦绘图·朱铭善装帧

(原少儿版)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

开本730×1035 1/32 印张1.625 字数17,000

1963年12月第1版 1973年4月新1版 1973年4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1,00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171·196 定价：0.11元

目 录

两个小朋友 ······	1
星期日的早晨 ······	2
龙官爷爷 ······	5
太阳落山的时候 ······	10
牛是谁的? ······	13
这是怎么回事? ······	17
不死心的老地主 ······	21
龙官爷爷回来了 ······	27
哦,原来是这样! ······	30
窗子里面 ······	37
这一天夜里 ······	42
二十响的驳壳枪 ······	45

一支挺新的二十响的驳壳枪，现在放在县公安局的桌子上。这支二十响的驳壳枪，是怎样进了公安局的呢？这里有一段曲折的故事。

要讲这故事，得先从两个小朋友讲起。

两个小朋友



这两个小朋友，一个叫马全全，一个叫马团团。他俩同住在一个村子里，又同在村里小学念书；而且，还是同班同桌哩！不过，他俩的相貌和脾气却完全不一样。马全全比马

团团大一岁，长得也高些。圆圆的脸蛋，一年四季都是红朴朴的。别看他年纪小，心眼儿却很多，在班上学习成绩数他最好，村里，大人和小孩都叫他“小机灵”。

课余他最喜欢钓鱼，再不然就喜欢看连环

图画，往树根上一坐，看一上午也不觉得累。马团团呢？个儿矮，胖墩墩，黑糊糊，平日最喜欢爬树掏鸟窝，还练出了一套飞石打鸟的绝招哩！而且，很爱讲话，嘴巴整天哇哩哇啦不闲着，好象一闲着就会被粘住似的。

现在，他俩都是桃村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。



星期日的早晨

这是一九六二年的秋天。

一个星期日的早晨，天气晴朗朗的，连根云丝都不见。太阳刚刚爬出山，小机灵马全全，帮助妈妈把生产队的猪圈打扫干净，就扛起钓鱼竿，口袋里装着许多本连环图画，一阵风似的跑到村西头，去找马团团。

你猜他为什么跑得这样急呢？原来，刚才在猪圈里，妈妈告诉他，队里的养牛模范龙官爷爷要到公社去开会。他一听这消息，心里可乐啦！两只大眼骨碌碌地转了转，就想了个好计划，跟妈妈说了说，妈妈也很赞成，他就赶紧去找马团团。

胖笃笃、黑糊糊的马团团，一清早起来，帮助妈妈喂了鸡，就拿起扫把扫院子，干得浑身热呼呼，抬头一看，哈，马全全来了。

“团团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爱听不爱听？”马全全一进门就高兴地说。

“什么好消息？你先说说看。”马团团一听说有好消息，赶紧凑过来听。

马全全说：“我妈说，龙官爷爷要到公社去

开养牛模范会。他一走呀，牛就没人放了。”

“这算什么好消息！”马团团有些失望，拿起扫把又扫院子。

“怎么不是好消息！”马全全说，“你忘了，老师教我们多帮队里干事情，我们帮助龙官爷爷放牛去，在河边还可以钓鱼和看书哩！”

马团团一听可高兴了，叫着说：“对，对！”可是两眼一眨巴，又问：“龙官爷爷能同意吗？”

“马全全说：“哎——你想想，他是五保户，家里只有他一个人，我们不去替他放牛，他怎么能去开会呢？”

马团团把手一拍说：“对，我们找龙官爷爷去！”

马全全说：“先跟你妈妈说一说。”

不一会，马团团从家里跑出来，手里拿着个放鸟蛋的小竹篮子，篮子里还装着许多小石子儿，准备飞石打鸟。马全全高兴得直扑过去，把胳膊搭在他肩上，两个人就欢欢喜喜地朝龙官爷爷家里走去了。

龙官爷爷

龙官爷爷的家，在村中央的一座很大的楼房里。门口有一对石狮子，张着嘴巴，很是吓人。因为那石狮子呲(zī)牙咧嘴地不好看，所以，有一天就被马全全和马团团用稻草把嘴巴给塞住了，远远看去就好象狮子吃稻草，很是好笑。

不过，龙官爷爷为什么住得这么好？他为



什么没儿又没女呢？马全全和马团团一点也不清楚，他们只知道龙官爷爷是个最好最好的老人，最会讲故事，村里没人不欢喜他的。这些，先不说吧。

只说，马全全和马团团，手拉手蹦着跳着来到龙官爷爷的大门口。一看，哦，龙官爷爷已经牵着大水牛，走出门来了。

龙官爷爷穿着一身崭〔zhǎn〕新的蓝布制服，戴着帽，脸上红光光的，布满了皱纹；然而，可没长胡子，听人说不是不长，是一长起来就被他剪掉了。最可惜的是他的腿瘸〔qué〕了，走路一拐一拐的，很是吃力。

马团团一看见龙官爷爷，就抢先扑过去，伸开两只手臂把他拦住了，象打机枪一样地叫着：“龙官爷爷，你等一等走！”

小机灵马全全也紧跟着跑过去，拉着龙官爷爷的手，眨巴着两只大眼睛，笑咪咪地说：“龙官爷爷，你猜，我们是来做什么的？”

龙官爷爷哪里猜得着他们的大计划，只是

笑着说：“要听故事吧？不行啊，我要开会去。”

马团团把手一拍：“哈，你没猜着。我们是来给你放牛的。”

龙官爷爷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，说：“哎哟哟，真是好样的。可我这牛嘛，不能交给你们放，它会触人的。”

“不对，你骗人！”马团团跳起来说，“我知道它很老实，我还骑过它哩！”

龙官爷爷哈哈地笑了起来，说：“实说吧，我不放心呀，好几个小朋友来要，我都没给哩！”

这可把马团团急坏了。他回头看着马全全，真希望马全全能想个好主意，叫龙官爷爷把大水牛留下。

马全全两眼眨巴了几下，学着大人的模样，笑笑说：“龙官爷爷，你牵着牛怎么能开会呢？交给我们保证不给你弄坏！”

“对对对，保证不给你弄跑了。”马团团又叫起来，“我还可以写保证书给你！”

他说着就爬到龙官爷爷的身上，搂着他的

脖子，摇晃着：“你答应吧，不答应可不让你走！”

马全全觉得这样不好，就招呼着：“团团，快下来。”

马团团却说：“不，不给牛我就不下来。”

可巧，正在这时候，生产队里高高壮壮的阿祥队长，急呼呼地走来了。他正为龙官爷爷去开会，来安置大水牛哩！

他嘿嘿地笑着：“这是演的什么戏呀？”

马团团从龙官爷爷身上滑下来，叫着：“阿祥伯伯，我们要放牛，龙官爷爷不给，你下道命令吧！”

“下命令可不行，得跟爷爷好好商量。”阿祥队长弹了下马团团的鼻子，又转身对马全全说：“你们能保证牛吃饱么？”

马全全连忙说：“阿祥伯伯，你放心好啦！”

阿祥队长高兴地对龙官爷爷说：“这两个孩子不会误事，就把牛交给他们吧！”

龙官爷爷让步了，说：“好好好，交给你们，交给你们。”

阿祥队长又跟龙官爷爷说了几句话，就急匆匆地走了。

马团团赶快抢着龙官爷爷的牛缰[jiāng]绳，叫着：“快给我呀！”

龙官爷爷把牛缰绳举得高高地问：“你们能答应我几件事吗？”

“行，一百件都能答应！”马全全说。

龙官爷爷就把养牛要注意的事项，和山上哪里草最多，牛最爱吃；哪里水牛最爱喝，通通都讲了一遍，这才把牛缰绳交给马全全，一拐一拐地走了。

可是，他走了十几步，又回来了。

“嗯，还有一件事，别忘了。”龙官爷爷又交代说，“牛是队里的，不能叫它跑掉了，懂不懂？”

“都懂了，都懂了。”马全全和马团团一个声地说。

龙官爷爷走了。可是，他走了百多步，忽然又回来了。

“还有一件事，不能马虎。”他又交代说，“牛

不能叫地主富农牵，懂不懂？”

龙官爷爷说完，这才放心地走了。

太阳落山的时候

太阳落山了。多么美丽的太阳啊！红红的，象个大火球，落在山尖上，一会儿就不见了，只留下一片红云彩。

队里的社员都收工了，三三两两地往家走。马全全和马团团也从山上放牛回来了。马团团骑在牛背上，高兴地唱着歌。马全全牵着牛，扛着钓鱼竿，钓鱼竿上挂着一串小鲫鱼，大步地走着，就象打胜仗回来的勇士，得意得很呐！

这时候，村头老榕树上的广播喇叭也响起来了。先唱了一段歌曲，后来公社的播音阿姨就报告新闻。

那位播音阿姨的声音又清脆，又响亮，真好听。马全全和马团团老远就听得很清楚。

那阿姨在广播里说，党中央召开了八届十



中全会，全会指出，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，时时企图复辟，他们利用一切时机同我们无产阶级进行斗争。所以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。

马全全和马团团边听边走，忽然，马全全用手搭了个眼篷往远处望着说：“团团，你看，马承宝在钓鱼哩！”

骑在牛背上的马团团抬头望了望说：“管他钓鱼钓虾啦，走我们的。”

马全全仍然望着说：“很奇怪，他钓鱼为什么在田边上钓呢？”

马团团说：“我看看。”就站在牛背上，往远处一看，哦，果然是马承宝。他举着钓鱼竿在田边上走来走去。这，在钓什么呢？

马全全眨巴着眼说：“我猜，准是钓田鸡。”

马团团把腿一拍：“对呀，一点不错。真糟糕！”

马全全说：“这怎么行呢？我去看一看。”说着，撇开两腿就跑去了。

马团团赶紧往牛背上一坐，使劲拍了拍牛屁股，大水牛快步地向马全全追去。

牛 是 谁 的？

钓鱼的马承宝，比马全全大一岁，是地主马永贵的儿子。有一次，他偷了马全全的铅笔，被马全全发现了，报告了老师。老师把马承宝叫去批评教育了一番。从此，马承宝就恨透马全全了。

现在，马全全飞快地跑到马承宝跟前，叫着说，“马承宝，你在钓鱼吗？”

马承宝理都不理地哼了声：“关你什么事！”

“我就是要管！”

“屁，狗咬耗子！”

马全全一听可火了：“哼，你是耗子，我就要咬。”跑过去端起马承宝的鱼篓，往里一看，果然，半篓的田鸡，还都咕咕地在叫哩！气得他把鱼篓一摔：“马承宝，你，怎么能钓田鸡呢？”